

散文之清

——读《朱自清散文集》有感

□ 曹伊敏

朱自清原名自华，后上大学改名自清，字佩弦，号秋实。

作家取名都有一定的含义，“自清”取自屈原所写《楚辞》中的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”，是想鞭策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，保持清白，不同流合污。“佩弦”出自《韩非子》的“董安于性缓，佩弦自戒”，其寓意也大致相同。号“秋实”源于“春华秋实”，也是希望富有充分知识和经验。初听这位作家的姓名，就觉得他或如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莲花，香远益清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想着定是一个很清新脱俗，富有雅气的学者。

朱自清散文从小学接触的《匆匆》《背影》到中学课本上的《荷塘月色》《春》，大众所了解熟络的多是描写景物的散文。无论是描写俗世烟火还是山河风物，对于这些文章的第一印象是语言优美。他的散文集内容大体可分为烟火、景物、旅行和杂谈四类。

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要算描写，着墨较出彩的关于山河景物的散文。从《荷塘月色》中来看，印象最深的一句便是“我爱热闹，也爱冷静，爱群居，也爱独处”，则代表了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常态。如一道清流在这俗世的泥水中缓缓流淌着。此篇散文更像日记体，开头说心头颇不平静，故此散步于这院子，从而注意到这美景。描写荷塘月色其目的并不是单纯描写其美，而是因为其景是治愈安宁内心的，朱自清的眼镜是比单反更为大自然景物添加色彩的，把莲花比成“明珠，星星，美人”也运用通感，闻到莲花的清香似渺茫的歌声，更让人感觉舒适，在描写荷塘的四面道路，远山和杨柳时是把自己当成融于自然的一物来恣意观赏着她们，而开头的“这一片天地都是我的”“热闹是它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却又是作者有点不能完全享受这自然美好的一丝酸楚苦闷。他是爱想象的，在散文中也常用古文诗句，于是赏景时又想着采莲，古时的采莲赋和西洲曲却又让他惦记着江南，真是那个爱爱景物的人。赏景时的静谧让朱自清内心平静了许多，以至于回家时妻子已熟睡，也说明作者赏景在院里逗留时间之久。

整篇看来，作者是个爱自然万物的人，也认为“可爱者甚蕃”。即使心里不平静但赏景或许可以治愈一切。同时他也是一个平静理性的人，景随着他的步伐，步入我们眼帘，渐入佳境，闭上眼睛仿佛身临其境，随作者一同在院里赏着月。说着独处和日常琐事烦恼等便平淡地点缀着，转向景色，自然就把前面这些搁置一会，在当时社会政治立场分歧严重又混乱的情况下，能保持自己立场和慢节奏的散文作家，但我更想，把他称作一个诗人，因其散文意境是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较为清新淡远，我想把他与王维相比拟再合适不过了。

而表达时光匆匆，稍有些烟

火俗世的《匆匆》更是把自己对时间流逝匆匆之感融入这自然景物中，把“燕子杨柳桃花”与日子相比，她们可再来，时光却不可追。又如针尖的水滴入大海，悄无声息，细想来又过了这么长时间。日子如轻烟如薄雾被吹散蒸融，连用几个问句“赤裸裸的来又回去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”感慨时光无情流逝，却并没有有如《长歌行》中表现出时光虚度之感，只是平淡地抒发出来。表达出自己内心对时间流逝之快的疑问，是时间敏捷灵活又神秘地从我们指缝中流逝过去，文中语言也多用叠字“茫茫然”“伶伶俐俐”“赤裸裸”“斜斜”“悄悄”等让大家读起来朗朗上口又质朴贴切，浅显易懂却又富于深厚的含义。

旅行断想的也写了不少，也多数作于中年时期，当时正值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，爱热闹的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便不远万里从浙江到江苏，最爱的是他写的《南京》，自谦写的是一个旅行人的断想，却是比当地人更加详细了解这地方的变迁，作者是偏爱古诗和历史的，由于南京是古时秦淮，便由南京的景色想到了六朝兴废，王谢风流，秦淮艳迹。这里更加确信作者是爱景的，如画一般美，把玄武湖比作明末画家“大涤子”的画，清凉山的景色像是出自清初画圣“王石谷”手中，明故宫的残景又让作者想到李白的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雨花台的石子引出南宋豪放派诗人刘克庄的一首诗，转向视野，由古人新，讲起中山陵更是把红墙青瓦描写得色彩明丽，用茶馆美食结尾，说着板鸭趁热，肉肥厚才好吃。像一位资深十年之久的导游般，读着他的这篇文章就可以随着他一起旅行南京，共同领略其古韵风华。

时论杂谈中主要写些对社会，人生和教育等当代现象和观念，如《忆》跋是作者读到好友俞平伯《忆》，由诗忆到自己小时候，寻旧梦儿时如同追寻旧日恋人，觉得旧梦只忆不追是对新梦的不辜负。《父母的责任》这一篇则详细阐述了当时中国父母对待子女的诸多态度，不是具体的刨根问底，而是通过平常大众父母对子女从古至今的态度转变切入，他也是最早注意父母责任重要性的一人，认为父母应以家人幼者为本位，以尊重孩子的想法为主，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另一个自己，更不是为了单纯的家族利益和传宗接代选择抚养子女。

由于朱自清年轻时写的《春》《匆匆》等散文更为大众所熟知，导致大家对他刻板印象于其写景散文较为突出，课本上也多为此，使他其他散文的文学价值被低估。其实不然，朱自清晚期多写关于山河游记和人生感慨类散文更值得品味，相比早期的明丽，更具朴素酣畅、清丽浑厚之美，像一个百科全书般的诗人，随着他的文字进入他眼中的世界……

我登上凌烟阁

□ 王一民



王一民编剧的电影《乡情》海报。

家乡友人发来一张照片：正在装修的石钟楼文化厅里，悬挂着《乡情·乡音·乡思》的电影宣传画，署名处赫然显示五个字——王一民作品。刹那间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竟生出几分登临凌烟阁、荣封万户侯的感动。凌烟阁本是唐太宗为表彰功臣所建，凡武将攻城略地、立下赫赫战功者，便得以封侯列阁。诗人李贺曾咏叹：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”我并非武将，不过凭一支秃笔写了几部剧本，竟能跻身家乡的石钟楼，何德何能，堪受这份厚恩！

新建的石钟楼巍峨矗立，气势雄伟。凭栏俯瞰，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，碧水与浊浪泾渭分明，互不侵扰，仿佛天地间自有一份谦逊与克制。对面的石钟山则像一位时间老人，隐隐钟声里，流淌着古往今来的故事与人物：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，到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湖口鏖兵，再到李烈钧发动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，江湖间的风云激荡，都在这钟声中久久回响。

我的祖籍在马影，却在湖口县城出生。1938年，我降生在双钟镇东门铁匠铺隔壁的巷子里。据说当时父亲正在大门口与人对弈，一炮击垮了对手的老师，恰在此时，大姐从后堂奔出来报喜：“妈生了，是个小弟！”父亲朗声大笑：“我这儿子，将来也定是个能赢的！”那时家里孩子多，日子过得紧巴。父亲拖家带口来县城谋生，在程德岭脚下租了一间小门面，开了钟表眼镜修理铺，取名“王恒记”，还请了师傅教大哥修钟表。收入虽微薄，倒也能勉强糊口。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那年五月，日寇的枪炮声撕裂了小城的宁静。父母带着全家仓皇逃难。我当时虽只有三个月大，却长得胖乎乎的，被放进一只大竹篮里，由大哥大姐抬着走。途中，

一颗炸弹在路边轰然炸响，抬篮的木杠震落，装着我的篮子滚进了田沟。万幸的是，我在这场劫难中捡回了一条小命。

直到日寇投降，我们才回到马影老家。我认字还算早，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幼时的我还算聪明，记性也好。父亲给我取名“王易明”，只因“易”字生僻难写，考中学时便自己改了现在的名字。

7岁至13岁，是我的黄金童年，读了两年半私塾，《石钟山记》《滕王阁序》等名篇烂熟于心。湖口是戏剧之乡，村剧团星罗棋布，有青阳腔、弹腔（汉剧）、文词调等多个剧种。这恰是农民闲暇时的学习场所，既娱乐又识字。本村剧团唱的采茶戏，我也听会不少唱段。有时与私塾同窗唱上几回，乐不可支。没想到少时的玩耍竟成了文化积累。村前有一条牛栏港，涨水的鱼退水的虾，我不错过捕捞季节，一放学就去扳罾。我熟悉每一口水塘，还学会自制鱼钩。几乎钓鱼上瘾，一蹲几个小时，晒得像个黑泥鳅。

父亲行医，闲暇时也教我读些医书，《药性赋》要背，《汤头歌》也读了不少。若是当年没上中学，或许我如今还是一名乡村医生。其实任何职业都是谋生手段，正如砖匠砌墙、木匠上梁，编剧写剧本，本无高低贵贱之分，要做好却都不容易。能写出好剧本的编剧，必须熟悉生活、洞悉社会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，都该有所体察。剧本的结构要由浅入深，表达的技巧却须深入浅出。多年来笔耕不辍，也积累了些经验，得过不少奖项，我都不甚在意。唯有两个“奖”在我心中分量尤重：一个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的“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”；另一个，便是湖口石钟楼肯予我一角墙面，张贴我创作的电影海报。于我而言，这便是登上了自己的“凌烟阁”，堪比拜将封侯。